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电视剧《长恨歌》绘本

A large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 pulled back in a bun, wearing a light green qipao with a small brooch. In the lower-left corner, a smaller illustration of a man with glasses and a suit is visible.

长恨歌

小说原著：王安忆 电视剧本：蒋丽萍
绘本改编：赵莎 绘画：翁子扬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長恨歌

T o o l o v e

小说原著：王安忆 电视剧本：蒋丽萍
绘本改编：赵莎 绘画：翁子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恨歌：电视剧绘本 / 赵莎改编；翁子扬绘.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1 (2006.1重印)

ISBN 7-5444-0376-9

I . 长... II . ①赵... ②翁... III. 漫画：连环画—
作品—中国—现代 IV.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18701号

电视剧《长恨歌》绘本

小说原著：王安忆

电视剧本：蒋丽萍

绘本改编：赵 莎

绘 画：翁子扬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5^{5/8}

插页2 字数290,000

2005年1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7,350本

ISBN 7-5444-0376-9/J·0036

定价：18.00元

序 一

从小说到电视剧，一直到这次绘本的推出，《长恨歌》从文字走向影像，再到画面，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身。作为一步步羽翼丰满过程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此刻看着绘本里清雅的文字和图片，我们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

这欣慰首先来自于电视剧《长恨歌》的制作完成，前前后后所有的努力化成了完整的影像。当电视剧拍摄过半，我们萌发了做电视剧绘本的想法，这种多种影视产品共生的形式在国外的影视推广中已经出现，而国内还比较少见。电视剧《长恨歌》绘本的推出是我们在电视剧运作过程中新的尝试，《长恨歌》因而呈现出一种群体灿烂之势。绘本也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回归，这样的回归结合了图像与文字，将影像的生动融入绘本的隽永，相信会带给人们崭新的冲击。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王安忆带给我们的精彩的人物故事和细腻的情思，有了这些，才有了电视剧和绘本中的一个个丰富的人物形象，时代交错下的世态人情。同时衷心感谢每一位参与绘本制作的人，你们的努力使《长恨歌》拥有了更多层次的色彩。

创意：曲光辉 刘燕铭

序 二

Beamer

我不太熟悉漫画，或者说绘本这种形式。但看到电视剧的内容以绘本的形式表现出来，既感觉新颖，又很有亲切感。电视剧中的人物通过绘本凝固下来，兼具了电视剧的神韵和绘本的趣味。而按演员的造型来做绘本，这在国内电视剧中应该是头一次吧，这也让这本电视剧《长恨歌》绘本与其他形式的漫画本区分开来。

用66张图画的形式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故事，简明概要地完成了电视剧剧情的介绍，浓缩了电视剧的感受，将我们在电视剧中获得的体会在绘本中延伸。而电视剧的故事通过这些表达出来，和电视剧的内在情绪非常吻合。《长恨歌》的意境其实很适合用静态的画面表现，绘本的色彩与电视剧的基调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而电视剧和绘本这两种形式，也是一对很好的互补，让《长恨歌》的意味在不同方向得到延展。在这里我也希望大家看了绘本，不要忘了去看电视剧，电视剧和绘本一样精彩。

导演：丁黑

四十年的故事 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



清晨，鸽子飞过上海天空。王琦瑶和中学同学吴佩珍从弄堂里走出来，两人手拉手走在清晨的马路上，都有一份按捺不住的兴奋。吴佩珍哼唱起电影《柳浪闻莺》的插曲《女神》：

微风轻轻地吹

吹动了我的云鬓

王琦瑶哼唱起《柳浪闻莺》里白光唱的《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

我的心也碎

我的事不能做



片厂这样的地方是女学生们心向往之的地方，它产生罗曼蒂克。

一种是银幕上的，人所周知的电影；一种是银幕下的，流言蜚语似的明星轶事。

片厂里的人生啊，一世当作两世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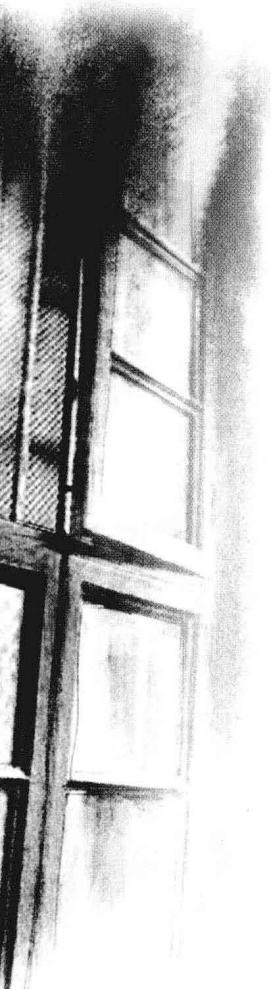
王琦瑶她们站的这块地方，灯光一亮，做成卧室的场景好像水中孤岛一样浮现出来。导演一声“开麦拉”，一个穿着大花绸缎睡袍的女演员把头发弄乱，踢掉一只拖鞋，仰面倒在床；有人上前把天花板上的电灯甩了一下，灯光摇曳，她仰面而卧的脸，显得哀婉凄楚。

王琦瑶注意到那盏布景里的电灯，发出真实的光芒。这就像是旧景重现，却想不起是何时何地的旧景。她再把目光移到灯下的女人，陡地明白这女人扮的是一个死去的人，不知是自杀还是他杀。奇怪的是，这情形并非明惨可怖，反而是起腻的熟。片厂里闹哄哄的，货码头似的，“开麦拉”“OK”的叫声此起彼伏，唯有那女人却不动弹，千年万载不醒的样子。王琦瑶看着看着，眼眶竟有些湿润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ortongbook.com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上海早晨的有轨电车里，坐的都是王琦瑶的上班的父亲；下午街上的三轮车里，坐的则是王琦瑶的去剪旗袍料的母亲。她的父亲是有些惧内的，她的母亲总是有一股子怨气，感叹竟然落在这样一个局促的生活里。

她的父亲和母亲，对王琦瑶都是怀有期望的。父亲的希望是平实的，上圣约翰，上复旦，出国留学。母亲的希望是机会主义的，这么漂亮的女儿，总该要嫁一个大人物。王琦瑶自己是平实中带点机会主义，她期待平静生活中的戏剧性的时刻，但心里也总有一条顺其自然的信念，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



程先生学的是铁路，在银行里做事，喜欢的却是摄影。程先生也是那个导演的朋友，片厂那天他也在，王琦瑶不适合摄像机镜头的美，却非常适合程先生的照相机镜头。因此，程先生约王琦瑶到他家里来拍照片。

四十年代的程先生，是很有几个追逐者的，他是那种让那些正当婚龄且罗曼蒂克的小姐以及她们父母注目的对象。只是光顾他照相间的小姐，在他眼里，都是假人，他也并不是不欣赏她们的美，可这美与他无关。二十六岁的人，是有些刀枪不入了，二十六岁的心也已开始结壳，是有缝的壳，终于有了一个人，那就是王琦瑶，悄然而入程先生的心里。



程先生怀了一种初学照相时的急切，在暗房里等待显影液里浮现出王琦瑶的笑容。相纸上的影像由无到有，由浅至深，就好像王琦瑶在向他走来。他选了几张王琦瑶的照片寄往《上海生活》杂志社，没想真的刊登了出来。

吴佩珍第一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那天王琦瑶刚刚起床，带着全身的慵懒拉开碎花布窗帘，开始梳头。她倚在窗前，视线顺着对面墙上的爬山虎，一直延伸到屋顶上方发青的天空，想着隔夜的心思。窗外传来吴佩珍兴奋的喊声：王琦瑶！王琦瑶！

一本《上海生活》握在吴佩珍的手里，她举起手上的杂志扬了扬：你的照片上杂志了！封面上赫然是一大幅王琦瑶身穿旗袍的照片，照片上叠印着标题：沪上淑媛。





“沪上淑媛”这名字是贴着王琦瑶起的。她不是影剧明星，不是名门闺秀，也不是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倘若也要在社会舞台上占一席之地，终须有个名目，这名目就是“沪上淑媛”。“沪上淑媛”是平常心里的一点虚荣，安分守己中的一点风头主义，它像一桩善举似的，给每个人都送去一点幻想。